回望“中学西渐”，解构“西方中心论”（下）

[这就是中国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这就是中国**

微信号 mhshHome

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:00东方卫视播出

2021-04-22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NTI5ODk3NA==&mid=2651171218&idx=2&sn=e952252d14b1f359328c8b2802272ac9&chksm=8bb07d63bcc7f4757f056e5e75fc758cf12f7536bcf4d53870d578c812e1adf0820f2c9aa47d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25)

收录于话题

点击上方“蓝字”，发现更多精彩。

**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，读懂世界**

主持人｜何婕

嘉宾

张维为｜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

马泽晨｜春秋研究院 研究员

叶青林｜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

李志晖｜新华社编辑

主持人何婕：张教授为我们解构了“西方中心论”，带我们回望历史，会发现有一场声势浩大的“东学西渐”，或者“中学西渐”运动，几位有什么感想？

马泽晨：关于东西学相互交流的历史，让我想到了一个侧面，在大概中国清朝初期的时期，当时有一些外国的使团，他们最开始在中国记录的方式是画版画，有点相当于今天的照片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就到这个份儿上。

那么如果你观察那个时期的版画你会发现，它分为明显的前后两个时期，前一个时期，画中的建设都异常的高。那么午门的这个两层的雁翅楼，这个画的跟四、五层，六、七层一样的高楼一样。也就是说他们最开始来到这个地方，观察的是一种完全仰视，非常钦佩的样子，但是经过一番了解之后，他发现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朝，他找到了能够压制你的办法，这个时候，他把你的这个明明两三层的楼，画的像一两层一样，把人都画的比较丑陋。

如果他们当时的版画技术是一种当时的媒体的话，那么现在的西方媒体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比如说“黄马甲”这样的活动，他认为这是人民的正当的诉求。那如果要是东方世界，是不是就又是“民主之光”了。对吧。

主持人何婕：就是他们的相对性太强了，是吧。

张维为：**这是双重标准，这个在西方是屡见不鲜，人权问题，技术转让问题，恐怖主义问题也是的，包括新疆的这个“七五”，他们都不用“恐怖主义”这个词，你讲的很好的案例，证明是双重标准。**

叶青林：今天我们这里讲这个告别“西方中心论”，我想到的是对当下的一个现实的意义。我们说中国今天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。**我想起了美国一个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讲的这么一段话，他说毛泽东最大的成果，就是把中国古代已经有的共产主义思想，也就是我们的大同思想。同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，有机地结合起来了。**这就让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告别了欧洲血统，在中国有了“出生证”。

张维为：我们现在讲告别“西方中心论”，有的人就质疑了，说马克思也是来自于西方啊？你就这样回敬他，你说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，这是不一样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马克思主义是有力量的，但是他是在中国真正的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，并且还将会青春下去。

李志晖：我听了张教授的演讲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紧迫感。刚才张维为老师讲到西方很多思想家，比方说柏拉图《理想国》，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，托马斯莫尔的《乌托邦》，还有后来启蒙时代的《论法的精神》，《社会契约论》，甚至《联邦党人文集》等等。

这些当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思想的这个精华。但是他们都是当时的思想家，针对当时当地的面临的问题，中国的文化传统，人口的规模，地理的环境，社会的形态跟西方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。你这个社会变革越厉害的时候，思想是越伟大。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变革，是世界上最宏大的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，应该有这种紧迫感，像我们古人一样的孔孟之道，天下大同，和而不同，等等这一系列的，创造自己的这个当代的中国文明，让它也慢慢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传向世界各地。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。这位朋友。

**西方中心论有哪些弊端？**

观众：张教授好，主持人好。我听了张教授的讲座，我会觉得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一下。就是您觉得“西方中心论”它有哪些弊端呢？可以简单的为我们说一下吗？第二个就是从西方的角度，我们如何去，去“西方中心论”这种问题？

主持人何婕：请坐。

张维为：其实这个问题蛮有深度的。第一个很简单，就“西方中心论”，你看后来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，包括就是比方说印第安人的消失，殖民，我代表优秀的人种，你代表劣势的人种，甚至不算人，我可以杀你的**。整个世界都要朝着西方的模式走。结果发觉你看颜色革命失败，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，所以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。**

**第二个我觉得蛮有意思，就是即使从西方学者角度，现在他也有很多人在反思“西方中心论”。**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往往是和西方所处的地位有关系，那么“西方中心论”影响最大的西方这个崛起的时候。但是一到危机的时候，你知道最典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那时死了一千万人，伤了两千万人。这样一个大灾难之后，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。我们讲，欧洲人讲理性，结果发觉这个一点都不理性，结果发生世界大战。

**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素，英国哲学家，他1920年左右，在中国，在北京、上海、长沙，好几个地方做演讲。当时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不自信，总觉得中国文化不行，他说你们这文化真好，特别是崇尚和平**。他就说是，终有一天，他说中国将会获得足够的自卫能力。当时因为太弱了，打不过人家，知道吗。**他说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发觉，中国这种和平的文化，对世界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财富。**那现在中国就是在这样做，我发展起来，强大起来，我是和平的中坚力量。

**也是一次大战之后，美国一个哲学家杜威，我们叫实用主义理论家，但是他当时也是到北京、上海，到中国很多地方做演讲，1920年、1921年那一段时间，他批评黑格尔，说这个黑格尔的理论，直接导致了军国主义，德国的军国主义。**中国这个孟子的思想，特别是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他说这个是很了不起。那么我觉得这是他们在反思他们的很多问题。

像法国也是的，法国很有名一个作家罗曼·罗兰，写了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，我们这一代人你看习主席谈这些作品的时候，50后是如数家珍。这个俄罗斯文学、法国文学，以至后来苏联文学，对50后、60后影响特别大。

那么他当时也说的，他跟高尔基的通信，他反复讲这个，他说中国文化真是了不起，因为欧洲人认为这个人文主义（humanism）是欧洲人特有的，他说错了，他说中国人那才叫真正人文主义。都是一到危机的时候，到灾难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化，发现里面很多道理。**某种意义上，今天也面临巨大的危机，你看着它明显的走衰。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很多西方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，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。**

实际上“西方中心论”，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，那么我们也一直在做。我们说这个西方政治学基本解构完毕了。

李志晖：**我倒是觉得这个“西方中心论”最大的危害，受害者，可能是西方本身。这个中国有过教训的，中国我们到清朝的时候，自认为是天朝上国，我们认为自己是中心，结果两百年，就“鸦片战争”就打败了**。就是一个民族也好，一个文化也好，如果他自认为是中心，然后缺乏那种开放、包容的气度，或者是强制别人把他认为是中心的时候，那这个文化和这个民族，就意味着他正在走向衰落。所以如果是长期执迷这个“西方中心论”的话，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。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中国为中心。应该秉持一种开放包容的，这么一种自信的大国的气度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，就不要把所有的，哪个地方当成一种中心。最好的一种，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，和而不同。好，那位朋友。

**中国如何应对**

**“后西方”时代的来临**

观众：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随着现在非西方世界的崛起，我们现在已经逐步告别了西方中心主义。那么我们中国应该怎么面对？

张维为：问题都很深刻。**首先我觉得你的观察是准确，就是非西方板块的迅速崛起，但西方板块的走衰，这个走衰的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。**

中国就是和平发展，我就是“一带一路”，真的，这个就是饼越做越大，你愿意不愿意来，最后就是你可能不得不，我叫创造一个势，中国人善于谋势，势起来之后，最后你还是要加入。

叶青林：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平崛起跟西方的路径不一样，逻辑也不一样，为什么要提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是破除“西方中心论”之外的一个崛起之路。破除了之后跟世界会讲得更清楚，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会更加理解，哦，中国崛起不是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我来扩张的，是我要带大家一起往前走。

张维为：我这里想到，止战能力很重要，对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**政治方面的三期叠加，一个就是所谓崛起的大国和守陈的大国，美国人叫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一个是国际秩序，默克尔总理讲的，说我们这个旧的秩序不能够容忍中国，他们就创造新的秩序。那么还有就是新技术革命，**带来的挑战不得了的，你比方说人工智能带来的，可能会带来失业问题，等等。

**你回顾人类历史，就是过去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，都可能带来战争。**像第一次工业革命，战争。第二次工业革命，战争。这个新旧秩序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我们发觉很大程度上就你讲的中国的作用，因为中国这个力量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和发展的力量，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力量。

你真的研究美国，美国普通的百姓厌倦了战争。过去三十年一直在打，打了十三场战争，浪费了14万亿美元。然后一个金融危机又浪费了20万亿美元，结果造成就是，上次当时奥巴马想出兵打利比亚，美国老百姓反对，国会也通不过，不能再打了。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，就是我讲罗素这个观点，中国和平的力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，

所以我觉得恐怕，虽然是三期叠加，但是前景会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要好。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我刚才注意到这位朋友举手了，来。

**去“西方中心论”**

**是不是为时过早**

观众：中国现在并没有在各个方面，建立这种全面领先优势，这个去“西方中心论”，可能只是我们自己在自话自说，不知道张教授您是对这怎么看的？

主持人何婕：我特别关心，你同不同意“西方中心论”，你对它怎么看？

观众：我现在还是比较认同这一点。所以你现在讲这个东西，好像并不能说服别人。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请坐，这也是一种思考，张老师您怎么看。

张维为：实际上我老讲这话，西方走衰的速度，比我们原来预期的都要快。而中国崛起的速度规模，比很多人预期的也要快。你看就是今年3月，**美国的盖洛普公司，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做了一个民调，他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，谁的领导力更强？这可能不是原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**

他这个类似这样的问题，做过大概八、九年，第一次中国领导力比美国高两到三个百分点，就是你讲的这个世界的对中国，对美国的看法，实际上在迅速地变化。

这次我觉得非常好的案例，就是“波音737－8”MAX8这个事件，中国第一个禁飞，因为过去美国FAA，他是决定的，他觉得还是飞，但中国说不能飞，这就是你讲游戏规则的改变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所谓秩序根本是游戏规则，西方主导的游戏规则，里边有一部分是合理的，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，合理的，真的我们叫趋利避害，我们非常尊重。

实际上这个涉及到一个文化自信，它甚至跟我们的发展的程度都没有完全的关系。这个文化自信，习主席这个讲的绝对是对的，就是文化这件事情，最广泛的，最根本的，最基础的自信。

主持人何婕：大家在谈到“西方中心论”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，但其实这有两个问题我们是需要理清的，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破除“西方中心论”，并不是说否定西方的一切，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要注意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就像张老师一直在讲的，我们也在兼收并蓄，我们变成了中国自己的。

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会想说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强大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破除别的了。我觉得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种概念，而是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眼界，我们的思考会比以前更宽、更深，这是一种进步，张老师对不对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 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开放提问。

**中国崛起是否**

**会改变世界格局**

观众：张教授好，主持人好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红利，是不是我觉得世界的格局，是不是要重新布局？

张维为：**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，我认为是改变世界格局。**从二战以来，这个世界，用学业界的话叫做中心和外围，西方国家是中心国家，发展中国家是外围国家，过去是二元依附关系，中心和外围是依附关系。也就是外围国家依附中心国家，然后外围国家供养中心国家。就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的，百分之九十五的钱给中心国家拿去，中国拿百分之五。

但中国厉害就在这，就这百分之五，慢慢，慢慢，我就发展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百分之五我也要，你知道吗。**结果发展起来以后，现在这个形成新的格局，中国现在成为独立的一极，这一极很厉害，他跟中心国家跟西方国家，跟发展中国家，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、投资伙伴、技术伙伴，现在变成了三元互动关系，很大的变化。**

所以中国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，就非常主动的地位。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
主持人何婕：是，所以在这样的千年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，我们每个人身处这个时代，有一句话老师叫不负时代。我们的思考也不要辜负这个时代。我们要去改变大家固定、固有的思维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也需要我们在座每一位人的努力，好，再次谢谢张老师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。

**讲中国故事，讲我们的故事**

**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**

**每周一晚22：00**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